

河东览胜

三千万年前,大地发出一声轰鸣,从地心升起,震裂山脊,撕开天幕。地壳在炙热的黑暗中拱起,翻涌着岩浆的陆地,在岁月的腹中,塑成了两座对峙的山。

那是龙门的最初模样。山与山之间,原本相连的脊椎,被生生扯开,黄河从缝隙中流过。

带着雪原的寒与炽热的血,大地的胸腔张开,血脉在泥沙里搏动。从此,山有了姿态,河有了去处。

她从巴颜喀拉雪峰奔涌而来,带着冰川的寒意,卷起千万吨泥沙,携着呼啸、轰鸣,还有老马低沉的嘶鸣。时间在流动中慢慢氧化,将万里河身染成铜的颜色。

到龙门,她突然收紧腰身,被两岸铁崖,挤进逼仄的峡谷,怒吼、翻滚、撞击,将祖先的舌头,打磨成一声声叹息,或嘶吼。

黄河,不是一条河,而是一段正在发声的历史;龙门,也不只是地貌的裂隙,而是时间的门。

二

河,是力量,它关乎生存、关乎命脉、关乎一个族群能否在大地上站稳脚跟。

四千年前,黄河向先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:你们,能否在奔腾的洪水面前生存?不用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,只需要活下来。

那不是一句问话,而是一场酷烈审判:漫天的水从云端落下,吞没村落,吞没庄稼,吞没来不及跑向高处的老娘与孩子……

先祖们没有退却。他们用最孱弱的肩,扛起最滔天的怒意。每一个问题,都要他们在绝境中写下答案。

于是,在无数的挖掘、填堵、洄渡、死亡之后,那个伟岸的背影,在天与地的巨大裂隙间,刻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他叫大禹,踏着泥沙而来,踩着滔天的巨浪而立,在风暴与漩涡之间,听懂了河的脾性:

黄河从来不是敌人,而是苦痛与丰饶混成的生命之河;

她不想吞没谁,而是要被理解、被安顿;

她有自已的方向,有自已的怒与喜、涨与落。

大禹终于明白:他要治的不是水势,是水意。

于是,他以山作纸、以斧为笔,顺着大地的骨骼描画出一条路,借势、分流、导引,让黄河第一次学会和人类并肩前行。

从那一刻起,山河之间有了真正的对话,洪水不再只是灾祸,而成为一条能被理解、能被引导的脉搏;

从那一斧起,大地与人类的命运,有了弥合的可能。

也是从那时起,这个族群明白了一个道理:

问题的答案,从来不在天上,不在云里,而在肩头,人的肩头。

三

沿着黄河公路往上游走,龙门山是平的,刀切一样的平,只在最窄的地方,忽有一处巨大的裂隙。

裂隙中,风长年累月地穿行,携着千年的砂砾,打磨出山壁的棱角。那棱角中,凿的痕迹,千年之后依然清晰。

那是北魏的匠人。他们挂在山上,在悬崖上凿出石阶,在峭壁上刻下脚印,一锤一凿,在山上,凿出人类的骨头。

那就是大梯子崖,一条直抵云天的古道,在黄河东岸,以人的执念,延续大地未完成的上升。

我登上山巅,风洒脚下,拍打岩壁,

黄河,从我们身上流过(组章)

■ 许栋

也拍打着胸膛。俯瞰脚下黄河翻腾,三百六十五级石阶层层叠叠,盘旋呈“之”字,从山顶延伸到谷底,每一级都通向过去,也通向未来。

我突然明白,那些开凿崖梯的魏人,并非只是为了登高,他们是在为大地写经,为山体注入人的脉搏。

石阶之上的凿痕,每一枚都属于某个无名之人。石阶成了人与山对话的文字:

以锤为笔,以汗为墨,在岩石上留下
的向上姿态:
不仅仅是生存,而是向上。

这天梯,不只通往山顶,也通向人心最古老的渴望:

去理解高处,去触摸光。

四

向上的,不仅仅是人类,还有鲤鱼。清明前后,成群结队的鲤鱼逆流而上,在急流的浪花中翻腾,跳跃,在眼光下闪出遍地金屑。那是“禹门三浪浪”,只要越过龙门,就能化身为龙,不再是肉体凡胎。

鲤鱼不认命,在轰鸣的水声中撕裂自己,用鳞片作甲,用尾鳍作帆,一次次跃起,一次次落下。它们的眼中没有恐惧,只有向上,每一滴从鳞片滚落的水珠,都是向命运掷出的砝码。

河水汹涌,浪声如鼓。鲤鱼的态度,不正是我们这些离乡的游子吗?那些出走的年轻人,背着各自的行囊,从父亲的田垄,母亲的针上划过,奔向人间,撞进生活的急浪。

他们有的化龙,有的被浪推回原处。可我知道,那一刻的腾跃,本身就是一种抵达。这天地间所有的生命,都在

重复同一场向上的旅程,跃不过的龙门,才是生命的高度。

五

只是,只是……

黄河啊,她始终在体内奔流。无论离乡多久,漂泊多远,即使身上的泥沙早已褪了颜色,却依旧能在梦里,嗅见那熟悉的腥味,听到儿时母亲的歌:

她唱翠柳破土的沙沙,唱纺车旋转的吱呀,唱游子离家时,眼中的浪,唱炊烟起处,谁在桌旁凝望……

她不唱省吃俭用,把清苦熬成粥;不唱岁月漫长,把皱纹织成布;不唱风霜侵骨,把青春投进灶火,化作几肚里的饭,身上的裳……

想着想着,我眼里的河,也开始涨潮。

黄河啊,我们每一个人,都早已成为你的支流,在各自的土地上奔行、汇合、交融,从不同的方向奔来,又汇入同一片海。

即使没有跃过龙门,我们也始终沿着她的脉路行走,像一粒被时间推行的沙,在命运的急流里沉浮,却从未真正离开过源头。

黄河懂得,母亲也懂得:
并不是每条鱼都要化龙,有的只想逆流而上,在浑浊与明亮之间,守住一声呼唤,一盏灯火,一处可以回望的岸。

河终会在乱石间找到去路,草会在裂隙里探出新芽,母亲会在最黑的夜里点亮一盏灯,等一个漂泊的人:

回家,然后,重新出发。

六

从大梯子崖下行,北魏古道斧与凿的刻痕,凝成历史的指纹,将我们引向谷口,桃花谷的入口。

这里,空气陡然柔软起来,漫山绽放的野花,是岁月揉皱的布,用春天缝补过伤的伤口。1987年,一场决堤的山洪撕裂了山,开出了谷,也撕开了新的可能。泥沙被抛洒,土地被改写。

多年后,这里野生的桃树花开成海,蜂绕花蕊,鸟声把谷底点成小小的钟楼;风把花瓣吹成片片信笺,寄回被洪水吞没的日子。

我在花间行走,手指触到一株低悬的花枝,花粉在指尖留下浅浅的温度。这温度,是新生对逝去的敬礼,被毁灭过的地方,有了第二次发言的权利。

我将目光推远,黄河依旧浩浩汤汤,泥沙在它的腹中沉淀,又在洪水与岁月里重生出新地;潮涨潮落,是时间反复演练的呼吸。

在温柔与轰鸣之间,时光将过去、现在与将来,打成一个个紧实的结:

一个谷地因灾难而生,一个民族因创伤而醒;重生,从来不是抹去,而是叠加;伤败上的花,比未曾破碎的枝丫,更懂得开放。

河流向前,花海漫山,一切在流动中,证明着生的意志。黄河早已超越地理,每一粒泥沙,都承载着族群的魂魄;每一朵浪花,都在怒唱:

那声音,从巴颜喀拉的雪线出发,裹起千钧泥沙,撞进龙门的峡谷,掠过大禹的斧声,母亲的呼唤,流过了胸膛,抵达渤海,将万千音符,汇成一声永恒的回答:

一切奔流,都指向远方。
黄河,从我身上流过,
也从我们的身上流过。

流过血脉,流过命运,流过每一次毁灭与重生,流过我们走向远方、又转身回望的那条路。

此刻,她不是河流,而是我们共同的名字。

而我,终于在这片奔腾里听懂了:

原来,整个族群的脉搏,都在这条河里跳动。

原来,无论走到哪里,我的身体里,都住着一条河。

灯下漫笔

与申大局老师的文学之交

■ 谭文峰

申大局老师是我文学路上的第一位老师。他年长我几岁,除了公开场合,我私下里都称他为“兄”。我们是以文结谊,亦师亦友,亦兄亦弟,数十年交往至今。

大约是1978年春天,我正在家中窑洞门前与父亲拉大锯,解准备做家具的木板,突然就从我家门小路上走过来一人,上来就打听我的名字。通过他自我介绍,才知道他是公社宣传委员,叫侯崇民。他来是通知我,公社选了三个年轻人作为代表去县里参加文化工作会议,我是其中之一。选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文学创作。那时候我刚开始写作,到处投稿,每天最期盼的事就是看到邮递员的身影,能给我带来稿子被录用的好消息。当然,每次都是失望,等来的都是退稿信。我不知道侯崇民先生是怎么知道我的,可能是我虽然还没有发表过作品,但我爱写作爱投稿的名声却在私下里到处传播,传到公社去了吧?后来我与侯崇民先生再无交往,但直到今天,我心里对侯崇民先生仍存感念。也就是在这次全县文化工作会议上,我认识了申大局老师。

其实早在认识申大局老师之前,我就知道他的名字。那时候垣曲文坛上的“小渠、大局”名声远播,“小渠”就是现已84岁的王小渠老师,“大局”就是申大局老师。申大局老师那时候就以戏剧创作扬名,我当时十七八岁,除了写作,还喜欢文艺,喜欢器乐,拉二胡吹笛子。春节村里搞文艺活动,我选中了一本县里出的戏剧小集子里的小戏,作者正是申大局。我们用眉户曲调排练,我负责排戏、拉二胡,还身兼导演、演员,在戏里出演一个民兵排长,正月十五在公社大舞台上正式演出。当然那是一次说不上成功的演出,用垣曲话就是“胡张八九”,什么也不懂,就敢排戏和演出,还堂而皇之地跑到公社参加汇演,如今想起来真是汗颜。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排戏和演戏经历,排演的一却是当时素不相识后来与之相交一生的申大局老师的戏,或许这也是一种缘分。

申大局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,是面相和善,笑容可掬,非常具有亲和力。他当时不到三十岁,头戴一顶蓝色鸭舌帽,看上去很精神,用现在的话说,很帅气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,只记得当时大会散了以后,他就找到了我,一见面就亲热地搂着我的肩,嘴里说着“走走走”,就领着我往文化馆走去。那是我第一次走进文化馆——当时我心中最高的文学殿堂。后来的十多年,县文化馆成了我常来常往的地方,一是因为文化馆每年都会搞一些文学创作培训活动,二是因为有申大局老师在。那时他是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员,与县里的文学爱好者经常往来。我那时候在县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,平时有事到了县城,就住在申大局老师的宿舍。那时候他在县城没有家,只有单身宿舍,一间房,一张床,我们经常就挤在

随笔偶寄

雪落腊月

■ 杨永敏

凭窗望去,天地间只剩下一片流转的、静默的白。这白,让人恍惚。思绪忽然像一面被风鼓满的帆,不由分说地从岁月深处驶来。

腊月,总是和雪连在一起。记忆里的雪,是被岁月轻轻压实的暖。土墙土院覆上厚厚的白毯,柴堆、猪圈、农具的轮廓变得柔和。父亲喜欢吃蹴在炕沿,“吧嗒吧嗒”抽着旱烟,望着窗外想心事。母亲在灶台边忙碌,身影裹在缭绕的蒸汽里。老屋瓦楞上的积雪一层叠着一层,与房檐逸出的炊烟缠绕着,晕染成一幅朦胧而鲜活的水墨。

我们这一代人,故乡的腊月,是融进骨血的知觉。它不只是一幅画,更是一场庄严而温暖的仪式,全家老小,都用开水与期盼参与其中。

一进腊月,年味儿便从腊八那碗粥里氤氲开来。天还黑着,灶房的烟囱已升起青烟。母亲摸黑起身,从瓦缸里舀出各色米豆,配上珍藏的红枣、桂圆,满满淘洗一盆,加入黝黑的铁锅。柴火在灶膛噼啪作响,火舌温柔地舔着锅底。粥在锅里咕嘟着,香气钻出门缝,溢满整个院子。孩子们扒着门框张望,等粥盛进粗瓷碗,烫得直吹气,也急急往嘴里送。一碗下肚,暖流从喉咙直抵四肢百骸,连窗外呼啸的风,似乎都放轻了脚步。老人说,喝了腊八粥,就把“年”给糊住了,往后的日子,便全是盼头。

腊月二十三,灶王爷上天。母亲把灶台擦得锃亮,摆上黏牙的麦芽糖和霜柿饼。孩子们总偷揪一块糖,含在嘴里,甜得眯起眼。父亲点燃一柱

一张床上。记得1980年冬天,我第一次参加运城地区创作会议,那时候交通极为不便,我需要第一天先到县城,第二天下午再从东峰山火车站乘坐三节半的小火车,第三天早上到礼元站,再从礼元站换乘火车到运城,单程就要三天。我到了县城没地方可住,就只好到文化馆,借住在申大局老师那间单身宿舍,和他挤一张床。他从无怨言,也不嫌弃我这个农村小作者。

申大局老师对文学创作有着极高的热忱,他不但自己写作非常勤奋,对创作辅导员的本职工作也极其有责任心。全县无论多么遥远的穷乡僻壤,只要听说那里有文学爱好者,他就往那里跑,一定要亲自找到作者,鼓励、帮助、指点。我那时候还在村里,申大局老师曾多次跑到我家去。因为交通不便,他来了当天回不去,夜里就住在我家窑洞里,和我挤一铺炕,不嫌脏不嫌土。我们夜里聊文学,聊写作,他看我写的草稿,提意见,谈想法。我的第一篇小说,应该就是收在申大局老师主编的,由县文化馆编印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子里。这一篇小说的题目我已经记不起来了,写的什么内容也忘记了,但申大局老师当年的指点提携,却历历在目,铭记于心。

或许是当年那批文学爱好者里,我对文学创作最为执着与热爱,视文学为生命,也是在外面发表作品最早的一个吧,申大局老师对我格外关注,联系也最多,他还几次约我和他一起到乡下去看望作者,寻找文学爱好者。有一次,我给他说明我们那个地方有个女孩子喜欢文学,经常找我借书看,申大局老师听说后非要亲自去找那个女孩。那个女孩家在自个非常偏远的山村,距离我们村还有十几里路,申大局老师执意要去见一见这个文学爱好者。那个女孩家所在的村子不仅偏远,路还极其难走,我们俩翻山越岭,爬坡穿沟,徒步十几里山路,找到女孩的家,结果却扑了个空——那个女孩没在家,出门去了。申大局老师不胜遗憾,最后嘱我要想法联系到那个女孩,多鼓励帮助她写作。

后来我进了县城工作,来往方便了,申大局老师更是经常到我家去,每次见面都鼓励我多写作,勤写作,切莫懈怠。我写了什么稿子,往往会先拿给他看,听听他的意见;有时候他写了新作品,也会先让我看,甚至于剧本也会让我帮他看看。我对戏剧是外行,对唱词更是一窍不通,但对于人物塑造,戏剧与文学是相通的,所以我常常会针对他的戏剧人物,提出一些意见,然后两个人讨论。一直到今天,他创作上有些什么想法,都会和我交流,创作了什么新剧本,都会让我先看看。我们俩在一起交流创作谈作品时,会完全忘记了身份、地位、年龄这些外在的东西。而申大局老师,完全不像一个过了古稀之年的老人,谈论作品时声音会高八度,激情飞扬,看上去和一个年轻人

没什么两样。申大局老师是我见过的最为勤奋,最为执着,终生对写作热情满怀,真的是“生命不息,创作不止”的作家。近年他身体欠安,搁一般人早就放弃了写作,他却坚持带病创作。每次我去看他,都会看到他在他自家小院的二层阳台上,搭一个小桌子,坐在一个小马扎上,手里拿着铅笔在写作。桌子上散落着厚厚一叠子手稿,从背影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患病的老人。他近年以有恙之体,疗病的同时,创作了大量的戏剧、歌词、童谣、长篇叙事诗等作品,有根据四大名著改编的,有以地方文化史料为背景的,还有本地真实事件改编的,总计达百万字。他的这种精神,让我每每感叹感慨,惭愧不已。直到现在他每次见到我都还会鼓励我不要放弃写作,说我这么好的文笔不写出去点东西,长东西太可惜了。可我,确实缺少申大局老师这种执着、顽强、坚持不懈的精神,我虽不失文笔,却是一个失去精神的人,对写作的热情随着年龄增长也在逐渐下降。在他面前,我只有高山仰止,除了敬服、钦佩,只有汗颜。

作为普通读者,我对申大局老师的很多小戏颇为喜爱。在我看来,申大局老师的戏剧创作有如下特点:一是他的每部戏剧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,戏词诙谐风趣,对话妙趣横生,常采用晋南当地语言,口语化,通俗化,形象化,演出中剧场效果好,观众席经常发出会心的笑声。二是人物形象鲜明,接地气,有人气,他塑造的很多戏剧人物,都是观众身边经常能看到、很熟悉、带着一身泥土气息的底层人物,性格鲜明,形象鲜活,令观众产生亲切感,能引起观众的共鸣。就算是一些古装戏,其人物身上也带有现代人的特点。三是剧情紧凑,故事性强,具有代入感,能将观众带入剧情当中,一场接一场看下去,直到落下帷幕,观众依然余兴未尽。四是贴近生活,现实感强。他的很多戏剧创作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,如《情系法网》《花姑岭的弯弯弯》《核桃湾》等,有些是本地发生过的事。特别是当年轰动三晋的《情系法网》,是最早的反腐大戏,曾在山西多地汇演,引起很大反响,正是在为切中时弊,抓住了当时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人情网、腐败风,正与邪的较量,腐败与反腐败的矛盾冲突,引起老百姓的极大关注,为当官者敲响警钟,树立了社会正气。此剧当年获得了山西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,确属名副其实。五是留给演员的表演空间大,富有张力。正是因为他剧本的语言鲜活和人物性格鲜明,且多为生活中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和事,演员能对人物产生亲切感和熟悉感,更容易把握人物,产生联想,表演空间很大。很多演员喜欢演申大局老师的戏,就是因为他的戏剧不仅易于表演,且有更多的发挥余地。

当然,以上仅是个人浅见,还希望读者能在申大局老师的戏剧中感受到更多自己喜爱的东西。

除夕,终于在忙碌与期盼中到来。

父亲熬一锅黏稠的浆糊,我踮脚扶着春联,他仔细抚平每一个褶皱。“迎喜迎春迎富贵,接财接福接平安”,红纸黑字往门上一贴,喜庆便铺满了小院。窗花是姐姐早就剪好的,喜鹊登梅,年年有鱼,阳光透过来,在门上印出玲珑的影子。

守岁是要到深夜的。灯火通明,一家人絮絮说着闲话,旧年的收成,新年的打算,平淡而温馨。

不知谁家先响起了鞭炮,像一声号令,紧接着,整个村子都沸腾起来。二哥胆大,点燃一个“二踢脚”,引信“刺刺”作响。我们捂着耳朵躲进,眼睛却睁得溜圆。“砰——啪!”两声脆响炸开夜幕,随即,噼里啪啦的声浪从四面八方涌来。红色的纸屑如雪纷飞,落在肩头,空气里弥漫开熟悉的硫磺味,有些呛人,却让人莫名心安。那声响炸开的是欢腾,是宣泄,也是告别——向旧岁郑重道别。

夜空被火光映得忽明忽暗,脚下厚厚的红色纸屑,踩上去“咯吱”作响。这是新年才有的、充满颗粒感的触觉。

我们所怀念的,或许并非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。我们眷恋着的,是灶火边父母忙碌的背影,是邻里间毫无芥蒂的分享,是那些充满温度、触手可及的陪伴,是一种精神上的丰足与安定。

雪,还在静静地下。它落在记忆的每个角落——土墙头,柴堆边,蒸笼腾起的热气里,还有那响彻云霄的爆竹声中。

或许,年味从未真正远去。它只是被许年的生活暂时覆盖,像一粒深冬的种子,蛰伏在心底,等待被讲述、被重温的时刻。



鹤雀楼

文旅精粹运城主题美术精品展
姜媛阁 杨学义 作品选登
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市美术家协会提供

瑞雪落满
好运之城

■ 闫锦涛

看雪落着
纷纷扬扬的
新织的鹅绒被给伞盖着
挡不住老者银须满头地
夸一只臂膀试探着

看雪落着
绵绵密密的
慷慨的大松糕遍地铺着
拦不住孩童追逐欢快地
捏一掌白球抛着

看雪落着
冰冰凉凉的
璀璨的银铠甲周身配着
止不住青年热情蓬勃地
探一轨脚步迈着

看雪落着
明明暗暗的
瑰丽的玉池盘群山捧着
遮不住此间绝美无瑕地
闭一双眼睛拥着